



何琼崖 陈昌瑞 著

乱 世 魔 王

華夏出版社

乱 世 魔 王

何琼崖（执笔） 陈昌瑞 著

华 夏 出 版 社

1987年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唐玄宗时期，安禄山、史思明举兵作乱，几乎倾覆了唐王朝。这部小说就是以此为背景写成的。作者依据大量的历史事实，运用传奇的手法，通过乱世魔王安禄山起兵反唐到兵败内哄被杀的全过程，以生动的情节描绘了安禄山的阴险与狡诈、唐玄宗的荒淫与昏聩、杨贵妃的沉沦和杨国忠的专权与拔扈，同时也描写了颜杲脚的忠勇、李光弼的刚直不阿……。

小说故事生动曲折，人物形象鲜明突出，富有传奇色彩，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唐代著名的“安史之乱”的历史画面。

乱 世 魔 王

何琼崖（执笔） 陈昌瑞 著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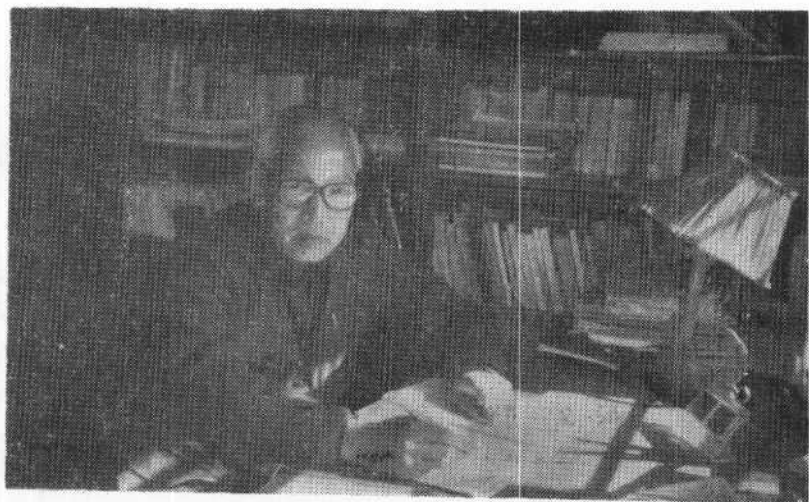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35千字 插页1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4500 册

ISBN 7-80053-025-6/I 006

书号：10484·006 定价：1.90 元



何琼崖 近照

(賈秀全 攝)

目 录

- 一 雄武密谋·····(1)
- 二 长安诡计·····(33)
- 三 宫中争斗·····(63)
- 四 深夜惊梦·····(93)
- 五 奔回范阳·····(123)
- 六 厉兵秣马·····(148)
- 七 渔阳鞞鼓·····(190)
- 八 河洛血战·····(213)
- 九 潼关大战·····(245)
- 十 京华丧钟·····(291)
- 十一 盖棺定论·····(326)

一、雄武密谋

唐玄宗天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安禄山在范阳雄武城突然接到了诏书，命令他进京朝见皇上。

安禄山感到左右为难，心里火辣辣的，不去违旨，去则危险。当即飞报镇守范阳、平卢、河东、幽州、蓟州等地的心腹将领，命他们火速赶来雄武商量对策。

这晚，正逢除夕良辰，心腹将领们风尘仆仆地赶到了雄武城。旧岁即将辞逝，迎新的爆竹声时断时续地传来，心腹将领们忐忑不安，都在猜测大都督安禄山将大家火急召来，定有重大事情，说不定要提前发难。大家一想到造反打天下，大都督成皇帝，大家都成开国元勋，个个便磨拳擦掌，热血沸腾。住在驿馆里，大家一夜未睡，互相探问着，好奇地议论着。谁也没感到大都督年根岁底召人议事的突兀行动有悖情理。

初一早晨，太阳从东边冉冉地升上来，雄武城披上了金紫色的新装，显得更加富丽堂皇。壁立的城墙，每一方石块都是经过精心选择后才砌上的。据说，监作大匠让能开二百斤硬弓的壮士弯弓强射，不能嵌进箭头的石块方能使用。城墙砌得既漂亮又坚固，石块之间的接缝处，就连微薄的刀片也不能插入。城墙高两丈，厚一丈四尺。护城河宽三丈，深一丈五尺。每一个城垛，每一个堡垒都是精心设计的。城内街道井然有序，房屋店铺也颇整齐。整个城池的建筑设计，是按九宫八卦阵图推演而成的，暗中设有无数军事设施。稍有军事常

识的人，一看城墙与街市布局 and 结构，便可猜度出这位大都督惨淡经营这座雄武城是颇有一番居心的。

城内，居住着八万多居民。在这元旦日，人们正玩味着新年的兴致，走亲访友的相互亲切地致问候之意。身着奇装新服的孩子们兴趣正浓地打着雪仗取乐。他们呜哩哇啦地讲着各自的语言方音。一个身着白绒毛、肥大衣服的孩子悄悄地趴在厚厚的雪地上。两个远道而来的人边走边聊，全然不知脚已踩到孩子的身上。孩子一声喊痛，两人吓得停步发愣。原来是突厥族的一个孩子作的孽，逗弄得路上的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一会儿，北风扯起吼叫的嗓门，发出刺耳的声音，人们的面皮象被刀子刮着一般疼痛难受。冬天的北方，象会变戏法的魔术师，刚才还是一片艳阳，现在却换成灰濛濛的一片，雄武城顷刻之间，又象埋入天昏地暗的魔鬼世界。

风声里夹杂着一声声的马嘶声、喊杀声。那是从演兵场传来的。大家对此已经习惯。近十年来，无论是赤日炎炎的夏天，还是酷寒的隆冬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几乎天天如此。每天，曙色刚刚露出模糊的脸膛，鼓点就撞击着每个人的心，孩子们怕得哇哇哭叫起来，女人忙推醒身边的男人。男人揉揉惺松的疲惫的双眼，然后一跃下了床榻，披挂枪戈，急忙忙地奔出门去。

大都督有令：安不忘危，操兵练马，是防备契丹、奚人的侵扰。

父母妻子一次又一次地送走自己的亲人，紧随大都督去征战，但他们可从未见过契丹与奚人的军队前来侵扰，见到的只是被俘的契丹、奚人。有的是士兵，更多的是衣裳不整的

放牧牛马的牧民。

人们敬佩这位为国戍边的威风凛凛的安大官人；然而，也有人在心里发出了疑问：这就是战争吗？难道战争就该如此么？

出征作战的青壮年回到雄武城里的家屋，他们不止一次地关起房门跟亲人们悄悄地讲着，安大都督率领部下好象围猎一样，捉拿与捕杀契丹、奚人。将他们的部落包围起来，然后任意作践。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契丹、奚人并没有来侵扰雄武与大都督管辖下的其他城镇、乡村山寨啊！

人们哪里会料想到，他们正生活在承平世界里一个大阴谋家的殿堂里，一个用戈矛作梁椽，用盾牌作瓦片的殿堂里。这座方圆仅有十多里的城池里蓄养着数万训练有素、惯于征战的军队，将领官佐士兵都是情愿为安禄山赴汤蹈火的亡命之徒。这里积贮着十万雄兵，有可吃二十年的粮食，可用若干年的布帛。还有成群集队的骡马、牛羊，膘肥肉壮地闲步在附近的山野丛林。搜罗与抢夺来的珠宝金银财货，胜过了唐玄宗的国库。为什么要准备这一些？原来大都督安禄山不知足，要将安定的社会搞乱，自己出来担当乱世魔王。

雄武城里，街道上这时仅有几家店铺开张。店主们穿着厚厚的棉衣，双肘靠在柜台上，盼望顾客的光临。

都督府门外不远的一家店铺，店号叫琴楼。店主是个腰粗十二围，头有斗大，眼似绿豆，闪着阴险神色的男人。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匹匹膘肥腿壮、身体高大的胡马驮着的一个个不同身份的人，进入都督府大门。这个人就是当朝宰相杨国忠安置在雄武城中，监视范阳节度使活动的间谍侯庄。

时近中午，从府门内出来一个头戴太蓝布帽，白毛领灰毛

大衣的人。他佝偻着腰，哧喇哧喇地走到琴楼店堂内。一伸手，店主侯庄递给他一枝绿琉璃球。球里嵌着一片鲜艳的荔枝叶片。合掌之间，来人悄悄告诉侯庄：“都督府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。不许走近会议厅。厅里人不少。讲的什么，听不到，也打听不到。”

侯庄翻了几下眼珠，向来人射去狼一样凶狠的眼光，来人脸现惧色。侯庄把宝物紧紧地捏了一下，重重地掣在来人的手心，低声说：“君子守信。”语声不重，却压得来人背都驮了。

来人将宝物揣进怀里，刚想离去，侯庄走到他背后，勾住他的脖子，拖进屋里去……

来人是安禄山手下勇将安守忠的旗手冈山。

直到太阳又从东山现出，侯庄又从别的渠道得到消息：“安禄山准备应召进京。”侯庄马上把这个消息，写在一方绢帛上，派亲信扮成贩子，飞马连夜进京，报告杨国忠。

侯庄要刺探打听的消息，就是安禄山是否去长安朝见唐玄宗；安禄山将心腹将领召来密谋，也是为的这次召见。

安禄山将玄宗下旨召见告诉心腹们时，心腹们全脸现惊疑。除夕元旦是一年中的大节，玄宗皇帝突然召见边庭大将，是有紧急军务，还是另有原因？究竟是吉是凶，大家难以判断，觉得：只为喜庆新年，似乎不会下诏书来邀；如果谋反行动计划漏泄，有人密告朝廷，那就坏了。

安禄山蓄谋叛反，已有十年之久，心腹们也多少知晓大都督的阴谋。每逢朝廷有严重命令下来，涉及到边关一些情况，安禄山与心腹都惴惴不安，怕于己不利。这回除夕圣旨降临，更非平常，安禄山疑虑更重，这情绪也影响了心腹。

猛将蔡希德忍不住，他首先嚷道：“我看玄宗不怀好意。

何不整顿兵马，乘机杀进京都，宰了宰相杨国忠一批臭官，夺了皇位，开创千秋大业，岂不痛快！”

胖墩墩、圆乎乎的牛庭珩，面黄肌瘦，形似刀片的尹子奇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快人快嘴，大哥出兵，打进长安坐龙廷！”

接着，众人争嚷，厅里顿时象鼎沸一样热烈。

不知谁嚷得不高，却道出了大家的心思：“我等在腥风雨血中煎熬，系性命于顷刻之间，而京城里那群狗官坐享荣华富贵，还无时无刻不在算计我们这些艰苦戍边、苟且度日的军士，这太不公平！”

年青的文武双全的大将崔乾祐，走向安禄山身边去。

他当初来投奔安禄山，安禄山一见便喜，视如肱股，胜过价值连城的珍宝。崔乾祐通晓古今权变，懂得胡人各地言语，跻身行伍，转战千里，统兵领将，均有法度。他曾仗剑拜谒哥舒翰，觉察此人性行孤僻，终不能成其大事，便不辞而去。他又结识过郭子仪、李光弼、高仙芝、王思礼之辈，发现这些人只不过是个带兵作战的将才，没有创王业的雄心与韬略。后来，他看中了安禄山，觉得安禄山拥有天下精兵，图谋不测，有欲建王霸伟业之鸿志，这才是他心目中的大丈夫。崔乾祐欲献自己的王佐之才，便效忠安禄山。于是主奴猩猩惜猩猩，气味相投，相遇甚厚。其他心腹见崔乾祐最为禄山器重，言听计从，不免羡慕妒忌。然而，行军布阵，安营扎寨，察物言事，众人又自叹不如。

崔乾祐思索一番，对安禄山说：“大哥！”

众人一听，不禁要发噱，这当中有个缘由。崔乾祐这年二十五、六岁，当年投靠禄山时只有二十岁。他生得风神飘逸，器宇轩昂，一表人才。安禄山见他外秀内慧，要将年才七岁的

不美的女儿嫁给他，说再等几年，女儿大了，就给他们完婚。照此一说，禄山与乾祐应是翁婿关系，女婿怎好称丈人为“大哥”！但崔乾祐却不顾禄山的面子，说有志干大事者岂拘泥于儿女私情，女婿不愿当，只愿一心辅佐安禄山创乾坤大业，劝禄山不以嫁女推心于己而招天下人笑。禄山见他说得有理也就将婚事作罢。

崔乾祐只管接下去说他的：“大哥十年经营，忍、辱不在勾践之下。卧薪尝胆，以期有日东山耸起，难道不渴望问鼎中原此一日早来？”

安禄山主奴们早听崔乾祐讲过《吴越春秋》中勾践、夫差争衡的动人典故，此刻，诸心腹将领一听到崔乾祐又提起勾践，便都兴奋雀跃地叫起来：

“大哥！起兵吧！起兵吧！”

崔乾祐摇摇手，示意众人屏声勿语，他又说道：“常言道：‘人心齐，泰山移。’我乃一介武夫，粗莽浅薄，孤陋寡闻。然据我看来，李唐建国一百多年，如今气数将尽，将有真命天子应运承天。我夜观天象，见五色祥云飞聚范阳之上，趋势指南。井鬼星宿，呈暗淡之色，正邪之气，弥漫缭绕。”

“老弟，你说得明白些，我未听懂。”蔡希德焦急地催询崔乾祐，“亏你自认是个粗人，拐弯抹角摆迷魂阵，干脆些说话，说明白些，让我们兄弟听懂。”

安禄山也不懂装懂地听着。每当手下人议论起这些高深莫测的奥秘，他都听得津津有味。实是一窍不通，猪鼻子插葱——装象呢！

崔乾祐不满地看了蔡希德一眼，心里暗暗骂了声“蠢货！”又说下去：“《史记·天官书》说：‘天则有列宿，地则有州城。’

星兮井鬼，正是雍州、长安之地，天象可见关中九五尊位，应是我大哥昂首阔步登上。”

安禄山与众心腹脸现喜色，入神听着。

崔乾祐滔滔不绝地说：“孟子说：‘五百年必有王者兴。’言谈天道之大变。意思是，皇帝轮流做，亦是天道。孟子又说：‘天降大任于斯人也。……’言说伟人的处境，我大哥酷寒戍守，正如孟子所说伟人出山之前，必定‘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’。大哥，此时不取帝位，更待何时？古人说，时不再来，机不可失。当年楚汉相争，蒯通劝韩信握兵拥地，以楚、汉为敌，鼎足天下，曾说：‘功者难成而易败，时者难得而易失。’韩信当时不听蒯通之言，才使日后有云梦泽之耻，未央宫之祸。大哥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古人明鉴，史书记载，我们要细察，不可重蹈覆辙。请大哥体察众人一片真情，火速举大事，勿冷却众心。”

听了将领的劝说，听了崔乾祐引经据典说古道今，他安禄山原早就有心，此时更觉浑身血液翻腾：自己在边疆戎马生涯二十年了，大小身经百战，为李氏王朝立下了汗马大功。八荒之人，谁不知我安禄山的英名威武，承恩天赐，使今日有无与伦比的富贵荣华。人是不能满足于现状的。

安禄山此时此地，禁不住回忆起十年前的随唐玄宗去泰山封禅的事。当时中原土地，释、道风盛，禄山知道释家干何事，然不懂道家精神。在路途上，他问及旁边的人神童李沁。李沁是唐玄宗的儿子李亨的良师益友，他平日很不满意禄山的言行。此时领禄山登高远眺，然后指着说着：“登高而望，驰目游怀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遂感自身之卑贱。”一时，禄山听得迷惑不解，暗暗地仔细体味着，才懂得李沁说的道理的

意思是：登山越高，看得到的东西越多，越觉得比起来自己渺小可怜。他又想，照李沁这一说，那么官做得越大，就越可怜了。他自语道：“扯蛋！这是什么话？”他再仔细琢磨，又感到李沁的话有几分道理。他随唐玄宗登上泰山极顶，遥望东方日出，俯视脚下云雾如同莲花开放，仿佛浪花激荡。见唐玄宗正襟危坐，接受文武官僚叩首跪拜，他从另一角度来理解李沁话中的精髓涵义：我安禄山这人太渺小了，叩首跪拜他人，三呼万岁，还沾沾自喜，而神童李沁，倒可以自由玩耍，不知到哪里去了。他望望唐玄宗，心中问自己：世上谁最伟大？皇权无边，谁敢不听皇上的旨意呢？那么，玄宗皇上渺小吗？不，皇上有权，天下的百姓土地财货都是皇上的，他怎么渺小呢？安禄山又想：皇帝是天命，不是朝朝代代，也更换变化？皇帝也是人做的，什么天命，他妈的，这是鬼话，骗人。李隆基能做皇帝，我安禄山就不能做皇帝？做了皇帝，自然有人捧我是天命。他想做皇帝，做一天皇帝，也不枉来这人间一遭。从此，他象从泰山得到天的启示，开始萌发了反叛当皇帝的野心。

十年来，安禄山就盘算着行动着。他结交敢死战士，招降纳叛。有的朝为仇敌，暮为知友。不分种类，不问出身，不论品行，只要愿意投靠于他而为他效命的，他都乐意结交。积十年的努力，目下，他已有数百家将，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亡命之徒。还有八千名曳落河——曳落河即壮士。这些兵将，久经训练，无不以一当十。且，久受考验，施恩于他们，他们就都愿以身报效。此中最能干的，最英武有力的，算是蔡希德、崔乾祐、孙孝哲等数十员。安禄山有了这个本钱，这批实力，这个基础，要反叛夺天下、当皇帝的野心就更坚决了。

此时，安禄山肥胖的身子，镶嵌在特大的虎皮座位上，闭

着眼，仿佛觉得面前顿时升腾起了一卷卷浓雾，似乎把自己带入了仙境，自己已坐在唐宫的金鸾宝殿里，受着文武百官的朝拜。三宫六院，妃嫔婕嬖，左簇右拥，把他拥进了芙蓉帐，他醉心地品味着娇娆艳绝天下美女的阵阵芳香。突然，他觉得好象有人把坚硬的指头插进了自己的眼窝，象两支钢锥。他猛地睁圆一双眼睛，前额顿生渍渍汗星，只见心腹将领们还在起劲地议论纷纭。

何千牛上前一步，喜嚷开了：“大哥，崔老弟可谓当世奇才，他对天下大势说得甚好，太合众人心意。大哥英才盖世，临机决策，胜算超凡，颇令天下英雄豪杰敬仰折服。今日为何闷闷不乐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请大哥讲明无妨。”

孙孝哲也趁机表明自己的诚心，说道：“大都督，我等早结下生死之交，荣则同照光辉，败则不逃劫数，决不怕甚夷族凌迟之罪之苦。大都督如有为难之处，我等上刀山、滚火海也要为你解忧分难。”禄山众心腹仆从中，唯有孙希哲一人不敢称禄山为大哥老兄。

安禄山听了何千牛、孙孝哲的进言，心中似乎稍安定了一些。但刚才恍惚间双眼受人捣戳，此时还感眼窝隐隐作疼。是真还是假，似梦非梦，莫非是不吉之兆？他再朝左右前后扫视，眼前并无仇敌，然仇人自然有人在，那不是别人，是离此遥远的长安城中的杨国忠。杨国忠及其一伙，的确是他的眼中钉。此次，玄宗皇帝宣诏，是不是杨国忠使的诡计？杨国忠一日在朝，我安禄山一日不安宁。想到这，他再也抑制不住心头怒火的暴发，呲牙裂嘴地恨恨道：“杀进长安城去，宰了奸贼杨国忠！”

安禄山霍地象凶神恶煞般地站起。

众人惊喜。

田承嗣接口道：“对！大哥，让我打头阵！”

众人齐声：“杀向长安！宰了杨国忠！大哥做皇帝！”

安禄山一阵狂喜，他三百五十斤重的身躯立刻腾云驾雾起来……

渐渐地，狂热过去了，他从迷离中清醒过来，摆摆手，说：“我要向阙，了却生平大事。”他又重新把肥胖的身子放进虎皮宝座，他的硕大突出的肚皮象海中的浪头似地摇摆一番，方才平静下来。

安禄山这个变化确使众人莫名其妙。他们怔怔地望着他十分严峻难看的脸孔，想看出他心中真实的思想。

崔乾祐好象猜透了安禄山的心事，他勇敢地又开口了：“大哥，怀抱利器，受制于人，此懦夫不为，况豪杰乎？”

安禄山目光扫视众人，他为自己有这批能真正为自己出力效命的爪牙而兴奋异常。他朝崔乾祐点点头。

猛地，他的目光落在了孔目官严庄、掌书记高尚两人身上、脸上。

严庄与高尚，安禄山视为自己的卧龙凤雏，自己的成功，实有赖于两人之力。严高两人在得知安禄山有叛意后，在禄山蓄谋反叛的路程上，确是寻方设法推波助澜。今日厅堂议论大事，大家争着说话，唯严高两人缄默如金人，这又是什么缘故，不能不令禄山思及。安禄山越想，疑心越重，他凝视两人不语，分明是催促二人启口。

这严庄，五短身材，三角棱的眼睛，鼻梁稍偏向右歪，鬓边的胡须一边浓密，一边稀疏。他一张口说话，势必流出一串涎水，然后，陡地一咽，抬起袖子，慢慢揩去。人们见他说话那种宝相，都感到分外恶心，既不愿看，也不接近。

严庄走到虎座面前，先打量一下蔡希德，然后看一眼崔乾祐，接着，一直向前走，向前看，从安守忠、李归仁、牛庭玠、尹子奇、向润客、何千牛、田乾真、武令珣一一看过去。

厅堂寂静。

半晌，人们都未说一句话，挺窝火，不知这破罐子又要倒什么酸水？

严庄走到了安禄山身旁，倒背着手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诸位皆大哥佐命大臣，一代开国元勋，举事，全仗诸位出力！”

他天生一副破嗓门，嘶哑的声音噪得人心里难受。他自己一点也没顾到，继续说下去：“诸位见解卓绝。崔老弟，真有公瑾当年风姿，议论令人心服，自叹不如。此实大都督洪福齐天！大都督神武雄才，又有诸位辅佐，如虎添翼，如龙腾云，大业，指日可待！”

严庄不称禄山为大哥，称为大都督，他自有他的用心，今日议建业大事，应严谨恭敬，不象平日可以亲昵随便。

严庄又拉开破嗓门：“如今，朝中奸佞篡权，皇帝昏聩，朝令夕改。李林甫败乱朝纲，小人渐近，贤者摈出。杨国忠兄弟姊妹罪恶昭彰，天下瞩目，世人共愤。大都督顺天应人，以举大事，万民定必云集响应，箪食壶浆而迎大军。霸王事业，鹏程万里。大都督不举大事，愚忠以献，则束手自毙，智者不为也。”

蔡希德平素不把严庄放在眼里，此时，严庄的话语正中心怀，便兴奋嚷道：“严先生真当世诸葛孔明！”

严庄得意地抖了一下腿，眼角露出一丝不屑一顾的神态，字字沉重地吐出来：“我以为，大哥此次定要进京。”

象敲击重锤，敲在大家心上。不单众人愕然，安禄山也给

击糊涂了。安禄山的情绪随着严庄的激推，几乎到了暴发的地步，突然，炽情又下跌下来。半晌，他的两只眼睛睁得象两个铜铃一样地滚圆，故作镇静地说：“请先生剖析，我迷悟津口，请多多赐教指点。”

严庄还是从容稳健地道出自己的见地：“此道理原很明白，大哥如若违旨不去赴阙，天下人定以大都督心虚胆怯。如此一来，朝野内外协力齐心，防度我范阳，恐我范阳难以顺利地成大事。此时皇上突然宣诏，恐十九出于杨国忠蓄谋之计。”

思索推敲后，崔乾祐接口说：“老先生言之过虑。中原承平日久，不闻鼓角声已经多时，武备松弛，将士懈怠。我渔阳鞞鼓日日震天动地，驰骋搏击，操练功夫，更未曾一时间断。先生何虑朝中对我防范？”

“崔老弟，你真忘却光武帝为何能光复天下了？”严庄见崔乾祐出言逆己，便问起当年刘秀的故事。

“我并未忘。刘秀当年实赖云台二十八将之力。”崔乾祐未加深思，脱口答道。

严庄摇头，反驳道：“非也，得人心也。中华千载，正统承治，已成其习。悖理而行，无万般稳妥准备，仓猝从事，恐难以成功。此正是我深虑之事。”

崔乾祐也不肯示弱认输，说道：“照先生如此说来，拓拔焘就没有称雄中原、虎视江南？”

“天下大乱，中华失鹿，高材捷足，率先追逐。如今，天下久治，人心思定。老弟，彼一时，此一时，可不能泥古也。”严庄据理力争。

“隋文帝能因势乘便，而取得天下，天下之人，谁虑正统非